

沉入“字里行间”品情思——王君《散步》《老王》《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课例评析

吴洁茹

佛山大学，广东佛山，528225；

摘要：《散步》《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分别是七年级上册第二单元、第三单元的散文，《老王》是七年级下册第三单元的散文，本文以王荣生教授《散文教学教什么》的理论内涵为支撑，从王君老师的三个散文教学课例入手，探讨其在主问题设计、诵读品味语言、关键词句聚焦三方面的设计意义，旨在从特定视角为散文教学提供可借鉴的新思路。

关键词：散文教学；关键词句；诵读；独特情思；课例评析

DOI：10.64216/3080-1516.26.01.092

王荣生在《散文教学教什么》中言及：“散文中谈论的所思，散文中表达的所感，是‘这一位’作者依其独特的境遇所生发的极具个人色彩的感触、思量。”散文中的关键词句有助于学生体察作者的巧思殊情，用作者的视角观察世界，形成饶有趣味的意识，形成理解和阐释复杂人类思想的能力，促进核心素养的整体提升。王君老师执教这三篇散文，都紧扣散文文体特征、不同文本特点，确定抵达作者独特情思的“字里行间”，再通过诵读的形式带领学生沉入这些字里行间，体会出三位作家各自爱与责任交织、怀念童年、同情愧怍的独特情思。

1 确定“字里行间”，提挈情思领悟

主问题的设计须围绕主要学习环节，散文课堂的主要学习环节必然是对语言的品味，但让学生自由读、散漫读，只会造成语文知识的碎片化、浅表化，因此围绕能够提挈情思的关键句是整合整堂课的钥匙。《散步》紧紧围绕“我们在田野散步”咀嚼品味，最终指向体会爱、责任、生命等多元主题。《散步》中咀嚼描写田野的景物描写时，学生能够读出春天生机勃勃的气息，但对于理解“菜花、桑树、鱼塘”的丰富意蕴往往浅尝辄止。王君老师用充满语文味的方式引导学生调动个体的言语经验，和过去的古诗学习建立了联系，在古诗意象与散文景物之间搭建了桥梁，让学生读出这三个意象背后的和谐、温情，大大丰厚了文本内涵。“词语是语文学习的重中之重，有了扎实的词语积累，阅读时就能迅速地辨别词义，写作时才能准确地表达所思所想。”

学生能够找到原文中“慢慢地、稳稳地”的关键词

句，但是对于理解这种慢和稳背后作者的多元情思是有困难的。教师通过删词法让学生体会“我的”重复背后的责任和担当意识，通过填词法体会并列对称句式的圆融，明确这种爱与责任交织的情思，是借助特殊的语言形式巧妙传达出来的。

《老王》关注“活命”和“愧怍”，最终指向体认杨绛“愧怍”后面的复杂心理。教学《老王》王君老师选用“他靠着活命的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切入，引导学生深入思考老王的生存状态。围绕“活命”二字展开，展示有关三轮车组织的时代背景，带领学生走进《老王》情感的迷宫。王君老师在引导学生重点品味、诵读文中含“只”的五句话时，对“只”字的解读和评价恰当精准，充分体现了她将汉字魅力与文本内涵水乳交融的语言智慧。她说：“中国的汉语有成千上万，但只这个词是最让我们感到走投无路，因为它表明没有选择，孩子们，这是一种什么状态（说活命的状态）无数的‘只’字就形成了老王的一生，所以他走到生命头的时候，就成了这样一种模样。”以上这段话不仅给学生示范了教师解读“只”字的专业性，将走投无路、别无选择与老王的种种行迹联系起来，还自然引出老王在以上这些命运的无情碾压下的不幸面貌，逐步加深学生对老王“活命”生存状态的体认。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抓住“从__到__”，最终指向深深体会童年鲁迅的趣味和成年鲁迅的怀念。《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学生能读出童年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情绪落差，但较难体会出三味书屋之“趣”和寿镜吾先生的丰满形象，不容易感受到鲁迅对三味书

屋的笔触也是饱含深情的。王君老师通过设计“读出文字中的鲜活形象”环节引导学生关注“太多、太久”和先生读书入神的样子，让学生在反复诵读中品味出一个严而不厉、严而可亲、比较开明的先生形象，体会出作者在三味书屋枯燥的“只能读书”的境况下偶尔能在后园嬉戏、上课描画的乐趣，这种时不时的消遣放松是那段看似压抑的私塾时光里的一抹光彩，三味书屋和百草园一样饱含着作者深情的怀念。

三篇散文类型各异，抒发的情思也各不相同，但每堂课都能让学生在阅读与鉴赏关键词句的语文实践活动中，梳理和探究作者情思的来龙去脉，在这个过程中更加深入体会作者表达的独特情思，指向独属于散文文体教学的目标。

2 诵读“字里行间”，深品独特情思

王君老师不仅善于发现文本的关键处，由此确定了贴合文体文本的教学目标，还在引领学生沉入字里行间的过程中，注重运用诵读的教学手段，让学生在反复诵读中品词析句，在诵读中深情体验不同文本的独特情思。

《散步》在与学生共同归纳出“圆形句式”这一特殊言语形式后，王君老师又重新回到文本，让学生“慢慢地、稳稳地”深情诵读文本中的并列对称句式，以诵读领会字里行间的温情，以诵读体会一家人散步的和谐气氛，以诵读感受作者身上的责任担当。在这种反复诵读中，学生能够更集中地感受到形式美为内容美提供了一个恰到好处的容器，语言之美自然流泻在学生的心中。

在《老王》的课堂中，王君老师抓住文本中关于老王家庭情况的一句简单描述“有个哥哥，死了，有两个侄儿，‘没出息’”，和学生分角色扮演进行对话，在忠于文本信息的基础上合理想象，使学生对老王孤苦伶仃、贫弱无依的活命状态有了更切肤的体会。后续又围绕老王瞎了一只眼却被人恶意解读、五个“只”字的内容诵读，并给出诵读指导，即“读得沉缓，读出悲悯之情”，学生在读时对于老王“活命”的体察逐步深入，帮助学生读出杨绛简洁文字背后的哀伤和深深的同情。

在对杨绛的“愧怍”情感进行剖析后，王君老师又展示了个人创作的小诗和阅读体会，这些创作产出不仅形式优美、用词精准，还充溢着饱满的情感，让学生在朗朗上口的诵读中，再次感受老王“活命”生存状态的苦难与艰辛，体验杨绛愧怍心理背后的曲折细腻，最终以“活出高贵的生命”收束。不得不说，教师语言的凝

练和深情又为文本赋予了更厚重的内涵，是在完成体会作者独特情感的目标后更完满的升华。

王君老师教授《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以诵读贯穿整个教学过程的，层次分明地设计了四个诵读环节：整体概读—读出文字的诗情画意—读出叙述的跌宕起伏—读出文字中的鲜活形象，分别对应鲁迅沉浸百草园的无穷乐趣、听长妈妈讲述美女蛇故事的旺盛好奇心、进入三味书屋后在枯燥中发现趣味的种种独特情思，让学生在反复诵读中体味、玩味文本的丰富内涵。

其中，王君老师别具匠心地发掘了美女蛇故事中隐藏的“我”的视角，让学生以演读的方式想象幼年鲁迅和长妈妈的对话，在趣味横生、自由发挥想象的过程中充分体会美女蛇故事的神秘、惊险，感受一个爱冒险猎奇的幼年鲁迅的形象。再展示百草园中“没有”的人形何首乌、美女蛇、数量多多的鸟雀，给出自己的教学解读“甜蜜里有遗憾，越憾越留念”，让学生循着教师文本解读的精美语言、精准情思，再度体验童年鲁迅在百草园的乐园生活。

3 鉴析“字里行间”，赏味独特情思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第六页关于课程总目标的第四条提到：主动积累、梳理基本的语言材料和语言经验，逐步形成良好的语感；第六条提到：丰富语言经验，培养语言直觉。王宁先生认为：“新课标所说的‘活动’，是语文学习活动，也就是‘阅读与鉴赏、表达与交流、梳理与探究’三件事。郑桂华老师认为，在识字与写字、阅读与鉴赏、表达与交流的语文实践活动中做好、加强梳理与探究，就靠近了积极的语文实践活动，比较容易克服浅表化、碎片化，大概语文课堂的生态就能得到改变。

散文最突出的文体特点是作者的独特情思，王君老师的教学落点是带领学生体会不同散文文本的独特情思。既然散文教学的终点是作者个性化的情思，那么抓住关键词句细细品味就是抵达终点的康庄大道，王君老师带领学生沉入的“字里行间”，即是她进行文本解读时抓住的关键处。她善于从文本中提取关键处统摄整堂课的教学节奏，给学生留下不同散文文本的专属“印章”。

王君老师专注在言语形式细微处，引导学生发现语言材料的规律，丰富学生的个体语言经验。例如在咀嚼“散步”时，出示一个并列对称句，用填词法体会句子特点，再用“圆形句式”来形容此句式特点，帮助学生

体会作家“慢慢的、稳稳的”语言风格，感受“稳稳的、慢慢的”情怀。在言语形式细微处，王君老师力求引导学生反复推敲、深度理解，在浅表、碎片化阅读的基础上走向深度，帮助学生整合言语经验，提高言语经验的结构化水平。

教学《老王》时，王君老师并不是孤立的提问方式，而是在抛出问题后，给出学生解答的思考支架，帮助学生掌握知识建构的路径与方法。在问到“杨绛为什么心里不安”，提示学生细读课文，字斟句酌去体会，并投影“尝试用咬文嚼字、深情朗读、重现情景、发现空白、探究疑点等文本细读的方法思考老王和杨绛之间发生的那些事”，学生循着这些文本细读的路径，才有可能生成个性化的阅读体验，到达体会杨绛“不安”的终点。

王君老师对这三篇散文的文本解读入木三分，这种语文味儿还体现在她精心呈现出来的各种教学语言中，学生在精读文本之外，还能感受到来自王君老师深厚语文功底的熏陶感染。这些卓然不群的解读成果，都是她沉入字里行间的收获，学生在她的引导下更能够感知文本的细腻幽微，在她的示范下更能够掌握文本细读的要诀，真正读出散文语言的况味，感受不同散文作家的性格气质，越读越会读，越读越爱读。

4 结语

这三篇散文都要抓住作者表达情感的语句深入体会，但是不同文本进入“字里行间”的方式不同，这就要求教师在课堂中要教给学生读散文的方法，让学生独立面对不同类型的散文作品时，也能够通过个性化语言读出作家的个性化情思。

王君老师教学这三篇散文，都对文本语言进行了深入细腻的解读，并在课堂中引导学生层层深入，落点在体认不同作家的独特情思上。这种对“字里行间”的沉

入，有效发掘了文本的丰富内涵，帮助细品散文语言之美，真正做到了“活泼灵动，深情深刻”。这种细读文本、探求言语形式细微处的卓越的文本解读能力，是我们语文教师努力的方向。

但是不能忽视的是，以上三节课教师的牵引性都较强，无论是关键词句还是教师解读文本语言的直接呈现，都步骤明确地带领学生往目标前进，但少了学生“在做中学”的学习活动设计。在义务教育新课标强调语文教师角色转变，即教师应是课堂教学的组织者、引导者、观察者，为学生设计目的明确的学习活动的情况下，如何将这些优秀的教学解读转化为学生积极的语言实践活动，给出较多的时间让学生自主合作探究式学习，也应作为我们未来不断推陈出新、完善改进的目标方向。

参考文献

- [1] 王荣生. 散文教学教什么 [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0.
- [2] 高晶, 王荣生, 吴忠豪. 解说“积累词语”的三个环节 [J]. 语文建设, 2025, (12): 20-26. DOI: 10.16412/j.cnki.1001-8476.2025.12.007.
- [3] 叶旭. 初中语文名师诵读教学研究 [D]. 贵州师范大学, 2023. DOI: 10.27048/d.cnki.ggzsu.2023.000846.
- [4] 盛佳彦.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文本解读和教学价值确定 [D]. 上海师范大学, 2014.
- [5] 王君, 著. 青春课堂 [M].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 [6] 王薇. 《老王》课例比较研究 [D]. 淮北师范大学, 2023. DOI: 10.27699/d.cnki.ghbmt.2023.000445.

作者简介：吴洁茹（2000.09—），女，汉族，广东深圳，硕士，学科教学（语文）。